

佛學半月刊



法相宗專號之五



學說

法相學

王恩洋

第六章
非道博依

前緣起中已知世間苦義。世間雜染義。由是而知世間應須出離。又復了知三界虛妄唯心所作義。由是而知世間之可以出離。然則出離之道當如何。出離之果復如何。由此發聖道轉依。聖道者。出離之道。此道有多種。謂世間道。出世間道。世間道者。謂觀欲界粗性。初靜慮地靜性。於下發起厭離。於上發起欣欲。厭心增長。漸次乃至離欲界欲。於初靜慮定具足安住。得初禪已。次修二禪。粗性靜性亦如是觀。如此次第乃至修習非想非非想定離無所有處欲。於非想非非想處具足安住。是爲世間道。是有漏故。不出世間故。非畢竟斷故。名世間道。

出世間道者。謂觀三界諸果是無常相。是苦相。是無我相。是空相。觀三界因。是因相。是集相。是起相。是緣相。觀出世間是滅相。是靜相。是妙相。是離相。觀出世道是道相。是如相。是行相。是出相。卽是四諦十六種相。

謂苦集滅道四聖諦義。在於四諦修習多修習故。久久便能發起無漏現觀實證真如。次於修造。漸次斷除三界欲貪。於無漏界證得圓滿。即此名爲知苦。斷集證滅修道。永斷三界因。永斷三界苦。永不退轉輪迴諸有。故名出世間道。此道先後復分五種。謂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究竟道。資糧道者。謂先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布施持戒等。是爲福德資糧。親近善友聽聞正法。得正知見等。是智慧資糧。由福德資糧故。無犯無愆。正命正業。由智慧資糧故。不迷不謬。正見正知。由此福智堪修修加行。云加行道者。謂即於世間實相正了知己。於出世勝利深信解已。努力修行止觀。定慧勝解遠離。真實作意。由此加行入其現觀。卽爲見道。見已復修。斷除餘惑卽名修道。修道究竟。聖果圓證。名究竟道。此中止觀。謂止有九止。觀有六觀。作意有七作意。現觀有十現觀。修道位中復有諸相。種種差別。具如雜集諸品得品瑜伽經開地。拙作解脫道論。世間論中出離論等。處處詳說。此不偏述。

言轉依者。卽是道果。此有二種。一者轉捨雜染。轉得清淨。謂斷除有漏習。轉得無漏界故。二者轉捨異性。轉證同性。謂捨權計所執性。證得圓成實性故。初是斷德。次是智德。初是染淨。後是迷悟。由轉染成淨。轉迷成悟。故名轉依。卽此轉依。名爲於勝法證淨。捨離

第十一卷第十四號
第二五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七月十六日出版
主編者 佛學半月刊社
地址 上海廣州路十一號

第 1 卷
第 14 號
第 257

本期要目

學說：法相學……王恩洋

宗史：玄奘法師傳、節高僧傳

卷之四

卷之六

心學：致心學，因緣以文，理玄。

江表遠隔千牛機七

[illegible]

仁果

卷三十一

四

諸相行果。如是如是。詳細契經疏論。及攝作
世間論大菩提論等。於此有須指要示人者。佛
法究竟非謂自私自利。而在悲願度世也。非是
斷滅虛無。而有轉依勝淨也。其功夫在現觀也
。所謂現觀者。即觀察我空法空。真如實相也
。所謂真如實相者。即緣生幻相。離言說。絕
表示。非有非空。非常非斷。本來寂靜。自性
涅槃相也。由是真實證得世間相者。即於出世
而得清淨。乃其結果。要在多聞持戒。福智不
偏。冥密自參。微況迷離。捕風捉影。未有不
入於狂慧顛空者也。所謂正道。遠離離障。斯
為健路不徒勞也。

遊拂水岩

遊拂水岩



玄奘法師傳(續) 西高僧傳

又以南有七千餘里。西臨五嶺。並有連嶺。五
嶺。離東夷國。即漢部臨河海境也。山出龍蝦
香。獨有異則清流。燒旋二十許市。南注大
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居住此。即觀
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佛子國。今入海
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到。故不行也
。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逾諸國。其諸神異。
達摩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取具
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城山寺
。譯法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
。長八丈許。上蓋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
。相去各三尺許。祇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
。自此因循。廣轉聖迹。至鉢伐多根。有數名
僧。學業可道。又停二年。學正址都本論攝

難人作論。終不相達。俱學者有同臂耳。因造
 會宗論三千頌。以止學徒誹謗。成略書。先有
 南印度王亦即名般。因。明正益都。造儀
 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上可伐至烏菴國。諸小
 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論與大乘論決辯。
 王作書與那伽師寺。可奉回對答入小內持者
 行在所。挺有論義。成賢乃差齊試看。光師于先
 及獎為四總命。將往未發聞。有願世外還來求
 論難。占四十餘里至於寺門。若有願者暫言相
 酬。彼計四大爲人待因。皆理沈密。接談微嚴。
 如此結場。義窮其數。此道往計。必求揆決。
 彼去常法。論有負者先令棄職。保瓶浪現。
 公於兼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技。本爲息慧。
 諸僧同歎。恐有散員。默不陳對。獎師既久
 究達論道。告衆詰對。何時同來。言立旁證。
 往復數番。通譯無路。神理俱究。清談潛伏。
 於是釋門一時騰踊。彼凱屈已。請依老約。
 笑曰。我法弘恕。不在刑科。彼受我誨。如奴
 事主。因特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茶論又別訪
 母。釋釋其中。便有謬端。謂所以外道迫。皆
 問烏茶所立義不。曰彼義皆開。特解其題。即

集篇寒

本局出版 弘一法師 撰

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門街之邵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得旋。於時駕幸洛陽。樊乃留諸親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到瞻帳。助運莊嚴。四部皆降。又信初至。當斯時也。復或瑞雲現於日北。開闔如晝。紅白相映。當於像上顯降輪光。既非遙日。同共嘆仰。從午至哺。像人弘福方始欲散。致使京都五十四民磨業。七衆歸來。當此一期。傾仰之高。修古罕類也。樊雖逢承問。獨守節字。坐鎮南閭。恐陷物議。故不應對。及至洛濱。特蒙恩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獻之。則教引入深宮之內殿。而奉天顏。談敘真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遑時延。迄於閉鼓。上即幸戎府。問罪還左。明日將發。下教同行。周辭疾苦。食陳難譯。不達其請。乃教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責備所須。一從天府。既承明命。返述京師。遂召沙門慧明慶潤等。以爲證。沙門行友友隨等。以爲證。沙門智證證。沙門以爲證。沙門玄機。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儀。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三十卷。又復旁翻顯揚教論二十卷。又次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兼出佛地六門神咒等經。都合八十許卷。於時復返西京。樊乃表上。并請序題。貞觀三十二年幸玉華宮。追樊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學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教。新翻經論寫九本。如於雅洛和剌揭等九大州。樊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園造弘法寺。鎮復在彼。初於曲池爲寺。繼後造慈恩寺。追樊住持。度三百人。有金寺西北道觀院。給僧徒弟子一十五人。弘

福處仍給十人。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蒙帝敕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殿翻經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東都預翠宮。召入內院內殿。翻經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毗婆沙等論。無少難桑梓。白首言歸。訪問現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婢。迎與相見。請以填壠。旋復未遂。便下勝地。施堂改葬。其少室山西北。韓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慈鶴里鳳凰谷。即樊之生地也。顯慶三年下教。爲皇太子造西明寺。令給上房僧十人充侍者。有大較者。二十萬偈。供此八部成在其中。不久下教令住玉華。翻經給一準京寺。遂得託辭。不喪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統總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翻成唯識論。其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制經序。於隆業宮通事舍人馮義宣教許之。樊生常以乘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慙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觀史多天。見彌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勵。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於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可速問。聞者屏口。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先造供風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樊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樊既死已。近宮寺山靜處藏之。因既臥疾。隔目閉目。見大蓮花舞白而至。又見

偉相。知生佛前。命諸親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并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善殿以香木樹菩提像。對寺僧門人辭訣。並追來。便默念願。令旁人稱曰。南誦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論速奉慈願。南誦彌勒如來所居內。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臂黑足。右手支頭。左手膝上。蹇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姑善正志。至五日夜中。弟子同曰。和尚定生彌勒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逝。下教葬日。京師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衣素轡。浮雲雲合。哀哀哀。氣過人神。四俗以之悲涼。七衆惜其流沒。乃葬於白花原。四十里中。皂素彌滿。尋下別教。令改葬於笑川。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完)

窺基法師傳

節錄高僧傳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考諱宗。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基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胎而有孕。及乎盈月誕彌。與羣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悟精爽。基師始於陌上見其眉秀目朗。舉措疎略。曰。將家之種。不爲也哉。脫或因緣相和。度爲弟子。則吾法有寄矣。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就尼健子邊。占得桂甚吉。師復東歸。哲資生矣。遂遣北門將軍。微溫之出家。父曰伊類。那勝教門。樊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強拒。激勸再三。拜以從命。奮然抗。曰。我三事。方誓出家。不爾不許。欲重。

丁臘。漸疎浮俗。若然者。三車之說。乃厚禪也。至年十七。遂自縋林。及乎入法。奉教為獎師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別教。選應慧顯開結。統緒條然。聞見者無不歎服。凡百難度跋栗。一覽無差。軍務再憶。年二十五。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創意留心。勤勤著述。蓋切而近思。其餘不遑矣。造疏計可百本。獎所譯唯識論。初與防尙光四人。同受潤色。後兼檢文纂義。數朝之後。基求退焉。問之。對曰。夢金容。晨趨白馬。雖得法門之精。然失玄源之醇粹。莫不願立功於參禪。若意成一本。受賞則有所歸。獎遂許之。以禮遣三寶。獨委於基。此乃量材授任也。時隨受撰錄所聞。謂周疏畢。無何西明寺測法師。亦復創之。器。唯識論講場。得計於開者。賂之以金。酒既厥形。總對聯。亦疏通論旨。猶數座方畢。測於西明寺鳴椎集僧。稱講此論。基聞之。漸居其後。不勝欣快。笑勉之曰。測公難造疏。未達因明。遂為講陳那之論。基大善三寶。縱橫立破。述義命。前無與比。又云。講獎師唯為已講論伽論。還被測與同前。聽先陳。獎曰。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則否。後躬遊五臺山。釋太行。至西河古佛寺中。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步彼樹。皆琉璃色。基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塔曰住往。唯基公未合到此。新創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

遂投與劍一劍曰。朝服宜見矣。基自破之。服開。有光兩道。照映山下。見無數人。受其極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投之。捧得而出。反且驚異未已。過信夜。寺中有光。久而不散。視之。數軸發光者。探之。得彌勒上生經。乃憶前夢。必慈氏令我造疏。通暢厥理耳。遂援毫次。筆鋒有舍利二七粒而墮。如吳合桃許大。紅色可愛。次豁然而下者。狀如黃栗米粒。一云。行至太原傳法。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中乘自御。後乘家妓女僕食。於路間遇一老人。問乘何人。對曰。家屬。父曰。知法甚精。備家屬信。恐不稱教。基聞之。頓悔前非。簡然獨往。老友父則文殊菩薩也。此亦厄語矣。頃獎在玉華宮。參譯之際。三車何處安置乎。基隨處化徒。獲益者衆。東行博陵。有請講法華經。遂造大疏焉。及歸本寺。恆與翻譯僧人往還。屢謁宣律師。宣每有諸天王使者執事。或實告難務。附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暮。對曰。適者大藥菩薩在此。善神翼從者多。我神通。為他所制。故爾。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長往於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法臘無聞。葬於樊村北渠。初三歲獎師登壇焉。弟子哀傷。餘外執總皆葬黑白之衆。僞於山谷。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其像。日誦菩薩戒一徧。願生淨土。求其志也。乃發通身光瑞。燦然可觀。復於五臺造玉石文殊菩薩像。寫金字般若經畢。亦發神光焉。弟子相繼。取基為折中。視之如獎在焉。太和四年戊戌七月癸酉。還塔於平原。大安國寺沙門令儉。檢校塔亭。從棺見基齒有四十根不斷玉如。衆彈指言。是佛之一相焉。

慧沼法師傳

節錄高僧傳

釋慧沼。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警慧。始預青衿。依於庠序。誦習該通。入法修身。不違戒範。乃被度產沼開梨焉。次攻堅於論。善達翻傳。自焚三藏到京。復覽密典。後見大衆基師。更加精博。及晉提流志於崇福寺譯大寶積經。沼自其選。充證義。新羅莊莊法印快。涉門大顯。外。皆一時秀。當代象龍。於時武平。充使盧藏用陸景初總預斯席。中書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經院。默曰。清流在此矣。豈應見隔。因奏請乞同潤色新經。初沼謹表於義淨譯場。多所刊正。謬言舛義。悉從指定。無敢踰制。後著諸疏義。號溫州沼焉。



記載

發心學佛因緣記

莫靜安

靜安浙江嘉興縣新塢人。世業會店七十餘年。家父以香業管理作內工友廬。不如習。既可懸壺自給。且能藉資濟世。心以爲樂。旋遇內外科醫士許錦城先生。爲人謙和忠厚。遠命余往學。時民國甲子年。十二歲也。余不幸少疾。生甫三齡。慈母見其。全賴父親及叔父姑母之勤勞哺育。得以漸長成人。此恩此德。沒齒不忘。家父以有子宗祀得託。遂不續娶。後遇再知識以信佛。乃漸求如來。而心不。朝聖則並至善堂禮懺。地方慈善事業。亦不辭勞作以爲之。尤喜買物放生。余之數。化者如此。追隨夫子。足見其神妙。及至

素。而師母更吃長壽藥。余受此驚。又聞人
母死。如素三年六月。謂之娘。遂于十
四歲上半年。毅然吃素。至十七歲下半年滿期
而止。但不數月。仍復茹素。斯時或有指余年
幼不宜吃素。恐體弱不壯者。余不與較論。深
具決心。蓋常痛慈母之恩不能償面。乃欲聊表
寸衷於萬一也。既而年稍長。知漸漸開。及閱
黃帝之居上所著初機淨業指南及阿彌陀經白話
解釋。觸發信心。大悟人生之虛幻。枉受生老
病死等種種痛苦。幸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
佛之大誓願力。堪作衆生之特信。凡人若能生
信發願。執持名號。臨命終時一心不亂。即可蒙
佛接引。往生彼國。永離苦。但受諸樂矣。
于是學佛之心油然而生。惟淨業日課尚未定焉。
弱冠結廬後。以持齋緣關已過。遂于念二歲
冬。決心斷葷茹素。雖全佛。民國四年
曾任上海同願會施醫之職。以親近善知識故
。診務之暇。多研佛事。覺身心清淨。樂莫能
喻。既而再讀印光法師文鈔。安士。普賢等
。廣教淨土法門之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尤爲學佛
人提徑中之提徑。生脫死超凡入聖之大法門
也。故信願彌堅。念佛愈篤。民念六中。日事變
。念七年五月十三日。里道兵變。余家房產被焚
一空。受此大難。雖然。後生生活倍極痛苦。但
因宿業所招。豈敢怨天尤人。經云欠財財汝宅
。諒不虛確。我當修作還債想。心亦釋然。處
此逆境後。學佛功課益加奮勉。遂仿安士先生
晨朝十念爲淨業正行。讀誦大乘金剛經數年
。觀音普門品大悲咒每得一卷爲助行。幸喜數年
以來。寒暑無間。現得持以漸進。道念得以益固
。此皆我佛之慈悲救護所賜。不知如何以報佛
恩耳。去秋加入上海佛學會。禮謝。

淨光蓮社壬午佛七記 張安沙

歲在壬午。全國各寺院。蓮社。淨業社。居士
林等。於二月十三日起。至十九日止。同時恭
奉觀音佛七。祈禱世界和平。本社亦曾聯名發
起。奈以新屋未及落成。不能隨各佛教團
體之後。除令各社員於此七期中。在家稱念聖
號。週向外。乃將佛七移至三月五日舉行。至十
一日圓滿。以償夙願。加之新屋告成。精神慶
祝。七內恭請本社導師慧三上人主七。並請江
陰十方庵。金波。顯堪。滿志。妙真。文輝。
諸法師領眾。殿內佈置整潔。牆上貼有名畫家
趙白山手筆護生畫。中懸西方三聖。及繡幡掛
燈。先後來社參觀者。有日陳瑞普光蓮社。北
湖靈歸蓮社。楊舍慧光蓮社。鹿苑淨行蓮社。
馬嘶橋普光蓮社。崑山從真蓮社。塘橋智光蓮
社。當陰沙佛教居士林。樂餘鎮佛教淨業林。
諸蓮友。際七日。有微雨。金謂楊枝普光。大
施甘露之恩。繡素猶來。共沐慈光之照。每日
念佛者。有二百左右。三時起身。九時休息。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由陸社長及各樂重。
午膳一律過堂。導師向外高座。威儀隆重。得
未曾有。下午一時至二時半。恭請導師升座開
示。導師爲當今天台泰斗與慈老高人高足。性
顏溫和。研習內典有年。數宏天台。行願靜止。
每日開示。語多沉痛。但恐教義。不利於初
根。故開示後。復多故事一二則。以俾利鈍均
沾法益。一時聽者甚衆。大殿之下。莫不歡喜。
苦無插足之地。諸善信法益之下。莫不歡喜。
嘆。第四日起。宣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至圓滿日講畢。講者爲導師自著。第六日晚。
十方庵法師施放施放伽餅口。趙春陣亡將士。及
無祀孤魂。同生極樂。圓滿日。施放南無施。蘇
除有情諸苦惱。悲風普揚。吹起沉溺諸衆生。蘇
本社落成伊始。初建道場。即得如此勝緣。因
蒙師力加被。此亦慧三導師。智識社長。有具
威化之功也。翌日天雨。十方庵法師。及普光
業歸兩位諸公。未能動身。下午請求慧三上人
。栽種善根。臂燃香祀。計男衆有陸智謙。宋
慧崇。范智圓。曹智淨。施崇崇。於乘悟。范
開仁。李智超。張開容。時間。周安安。何
雲承。張發悟。等居士十三人。女衆有蔡智穆
。釋首修。宋至心。毛智照。經智貞。范開慧
。周法華。趙福生。周覺妙。陳德誠等居士十
人。共計廿三人。此次因緣。命嘆希有。爰特
誌筆記之。以示不忘。

念佛感應記

仁舉

李洪澤。山東平度人。長齋持佛。數年矣。爲
人氣度恬靜。望而知爲誠實君子也。於二十八
年七月初十日。晚由青島抵家。甫入室休息。而
土匪蜂至。始開前門外。劈拍聲響而刀刺聲。

不勝。欲出後門出去。至則匪已在後門外把。李無奈便到後門外。遇後門裏石榴樹側。此樹相。有盤旋。何足過藏人形。然事已至此。惟有閉。目默念南無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聖號。以。期默佑而已。不意土匪入內。翻箱倒篋。到處。搜搜。出人前後門至十餘次之多。計時有四個鐘。頭之久。李於是時。閉目不動。耳中只聞。聲聲。則李於是時。感及災乎殆哉。約十一點鐘。匪始呼嘯而出。又至伊姪家。將伊姪綁去。旋亦放回。事後將近親友。皆來問訊。歎為希。有。因而發心持齋者。三十餘人。佛菩薩誠亂。世唯一之緣由也。不可以不記。

福慧寺聽經記略

周轉西

壬午季春某星期日午後。冒雨至汶林路福慧寺。聽經。道侶老法師講義師本師經。根老具佛知。見。辯才無礙。其講樂師琉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一節文中行菩薩道時一句。講演。可一句鐘之久。引證詳盡如來因地修行時之種種難行苦行。示人以修六度萬行之非易。其中。是以施忍二度最為難難難行。經其演辭大意。無非於修善道一語。引為最難難行。然又恐。行者聞之。心懷畏怯。而退志。乃復導以如來。之殊勝方便。令人專修淨土法門。可以一生。成辦。出廣長舌。教化眾生。使聞者咸皆。歡喜讚歎。早知修成佛恩。而願同生淨域。其。方便說法也。故退而擬記其尾略。以告世之未。聞聞者。一。講按福慧講寺在霞飛路汶林路六。十二號每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四時開講。



佛學答問

答蔣淨信居士問二十一則

- 答 一、常懷愧怍為印別號。弟子要用漸愧為號。無妨。
- 答 二、三、師長諒應避者。但限直系子弟。不能禁及他人。至汝師印公之諱上疊下量。並非印光二字也。
- 答 四、既然信願行具足。少至要受三皈五戒。作在家弟子。僧寶尤必具相。安得無相耶。無相僧三字不通。
- 答 五、五戒是在家人受。可就寺僧能授者受之。十戒是沙彌戒。出家人方可受。須就寺傳戒期內受之。
- 答 六、居士為王張淨類居士說法。方便投機。故能奏效。然未可執為定法也。
- 答 七、所云淨行居士無明未斷。無明二字。恐是瞋心。瞋為根本煩惱。其等流之隨煩惱有害。忿。恨。惱等。而煩惱又有分別俱生二種。分別煩惱須至阿那含果及初地菩薩方斷。談何容易。修行人學忍耐功夫。可以伏住瞋心。令他不起。起亦速消。斷之一字。未易做到也。至發無盡之類。求生淨土。決定得生。善實行即品云。十大願王。歸極樂。此其理也。
- 答 八、貴友修淨業。始終不改。殊可欽佩。佛堂名稱華嚴淨土園。為紀念。亦可。且修淨土。經有一七寶蓮華周滿世界之語。稱曰華嚴。亦相宜為。稱貴友

- 答 九、微祖一氣不可含有。萬靈何處無。夾路桃花風雨。馬蹄無地。試解之。一氣。無私。皆指天言。萬象在天覆護之下。因被無私。故不知也。而無處去謝。譬如滿園春色。而人茫然也。殆至時因緣。桃花遍地。即馬蹄自處。無處不是。方知春色遍滿耳。
- 答 十、佛之一字。是佛之名。非佛之實。菩薩名。實。又何是取。故不喜聞。
- 答 十一、修心人須行忍。自教者必不忍。故不當自教。居士答語不錯。
- 答 十二、大乘起信論太深。不便初學。可換初機淨業指南。淨土五經是讀本。要誦。其餘為參閱本可也。
- 答 十三、須廣提國空靈知律。文多我無暇註。請原諒。
- 答 十四、放生池宜擇永久。其好。可另取名為「長壽放生池」。令人顧名思義。歡喜布施也。正面寫此五個字。背後可利運油放生文。不必另做文。但將竹林金佛會具名建立可矣。
- 答 十五、末法一萬年。居士善巧方便。令同修勿人外道。甚有功德。彼輩信外道者。都是不知本分。妄求取巧。一般生命之。投其所好。順其惡念。以圖引。其可惡痛。得有為居士。志願修。報生。進難若。實是大智具。
- 答 十六、對難者。應告同好。其惡不難見效。宜當隨本念。其善。其善。其善。令其得過更。
- 答 十七、有人設法。其善。其善。其善。

答 十八、所定竹林念佛堂全年法事可以照辦
答 十九、一句彌陀。十念往生。年老不必全
誦早晚功課。但念彌陀佛號具足信願（往
生淨土之願）。已得往生。安用誦課回回
耶。

二十、說友懺悔之方。其對、如故作法。可於佛像前。禮拜長跪合掌。誦偈「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愛。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起立禮拜而退。

答廿一、「往生助念圖」。最好。但須以純潔心。勇收心。如清防障然。方法有傷。終非穩一書。可向佛學書局及弘化社。請求參見。

答什二、「三輪體空」者。即指行在歷時時。施者。受者。及施物。皆不可藉相。了達三者。當體即空。如夢中事。了不可得。此謂三輪體空也。



消息

守培法師在玉佛寺講經

鎮江超岸寺培植法誦。青年領袖。著作專身。今受學五佛菩薩法誦之請。於陰歷六月初十日至二十三日。在該廟七期內。宣講普賢行品。開示已於前卷略述。茲任上座師。由中座講師。旁觀者目有所觀。兩科法會開始。更有一證云云。

天津佛教居士林設壇祈禱甘露

天津佛教居士林。自請開闢老法師講壇以來。聽衆日復數百人。近以津市久旱不雨。深妨農事。該林又請開老法師領衆祈禱。六時轉念大悲觀世音菩薩。祈速雨甘霖。以蘇民困。該林林長茹吉鵬氏。以老法師講法爲人不辭勞

真宗十講附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九角

本書爲日本小栗香雪上人用中國北京話講
演。後人能曉筆記。香頂上人以弘法偉願。
於晚清來華。創設東本願寺於滬上。精通漢
文。能以漢語說教。所造印度中日佛法之淵
源。與夫社會成化之情形。慈愛之情。溢於
言表。日本漢土正宗。由檀越上人開宗。已
歷七百餘年。今香頂上人對於異國通理及淨
土三經大旨。和語托出。並附經教旨一章。
靈機簡略。但於經旨要義。得其梗概矣。

重致敬。慈法師講畢對眾發長闡林見大願力。衆願再來。宏揚佛法。祈禱和平。不然國祚何能於數千里外。與各位晤對一堂。各位之想聞因覺訝者。皆林長發起之所成就云云。

深長感謝。老法師一片婆心。又講經又祈雨。六五高齡。忘軀爲法。更爲諸人極表敬慕。可謂轉趣再來。見者無不歡喜得益。各位應深生慶幸。齊發菩提之心。共護法會。此則諸人所深望者。又世間法不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三綱五常八德等。出世間法不越五戒十善六度四攝等。二諦間融三昧正印。除此兩條光明大道以外。並無他途可親光明。深望各位身體力行。際此時丁未劫。欲使世界和平。人民安寧。非竭力提倡佛法不爲功云云。

佛學月刊一卷一期出版

北京中國佛學院每月刊社報行之佛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已於七月一日出版。內容益精夥。計有梵語系及巴利語系十種法論文的比較研究及會考。安居自念儀。華嚴宗之創建及其發達之研究。唯心說。護末那識。梁武帝與佛教。江國名摩小志。摸模雜類。佛化小詞。通州菩提樹塔殿圖。在家青年學佛說。佛學與學佛。諸佛說法音記等論文廿篇。文義並美。均極精利。該刊自二卷一期開始附神祕圖。益為各地所矚目。訂戶激增。茲為便利華中青年讀者起見。特委託上海愚園路一五四號佛學書局代訂。今年儲備券六元。(謝銀元二元)

弘一法師擬閉門養靜並編輯律書

引一法曰：舉君力衰，精神衰弱，近由諸君友勸請。不久即閉門養靜，謝絕見客及通信。又凡有託寫字者，亦於可能範圍內減少。而宋祁神康強時，並擬編律書數種，以度之日晷，或在園中，或往他處，隨意書劃，無有固定範圍。